

第六十一面第四行，十二處。

【復次阿難。云何十二處本如來藏妙真如性。】

這是四科裡面的第三大段。所謂「處」就是處所，在此地指六根為內六處，眼耳鼻舌身意。六塵是六根起作用的對象，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塵是外六處，這個合起來我們稱它作『十二處』。十二處裡面除了意處之外，其餘十一處都是屬於色法，唯有意處屬於心法。一切眾生在內外境界所迷著的不相同，如果對心法迷得重，色法迷得輕，佛就講五陰，五陰裡面色法說得最少，只說了一條，心法裡面說得多，受想行識都是講心法，這就是如果迷心迷得重，佛就對這個說得特別詳細。十二處可以說跟五陰是個很強烈的對比，因為在十二處裡面，色法說了十一條，心法只說一條，由此可知，這是對在色法裡迷得重的、心法裡迷得輕的，跟六入的性質差不多，跟前面的五陰是個強烈的對比，因為五陰完全講的是心法。如果對於色心都迷得很重的，就在底下這一大段，就是十八界，十八界對於色法、心法都說得很詳細，心法說七條，色法說十一條，所以色心都說得很詳細，這是如來說法的一種體例，我們應當要曉得。

此地最要緊的是告訴我們，十二處也不是實法，不是真實的；換句話說，也是虛妄的，所謂即空、即假、即中，佛在經裡面告訴我們「本如來藏」，如果追究它的本源，也是『如來藏妙真如性』，由於眾生迷了色心，所以才有這些界限。這十二處，如果在其中任何一處你要是有個入處，這個問題全都解決。我們讀《楞嚴經》，在初卷我們一展開經文，就看到所謂「七處徵心」這一大段的經文，七處徵心在交光大師的科判裡叫做「七番破處」，實際上這兩

種標題（就是科題）都很有意思，所以我們讀古人的註疏最好不要有成見，我們要很客觀的來看。古德所判的叫做七處徵心，徵是徵問，也就是徵問心之所在處，七處俱不可得。這個心究竟說的是真心還是妄心，我們姑且不談，不管是真心或者是妄心，你要找它的處所是找不到的，交光大師就直截了當的判作「七番破處」，是說明心無論是真心妄心都沒有處所。

這個地方的十二處是破處也沒有處所，不但心沒有處所，就是連處所你也找不到，這是這一段經文旨趣之所在。如果我們連處所都找不到，這個事實真相完全明白了，妄念才能夠消除。可見得我們要覓心，或者要覓心的處所，無非是妄想而已，決定不是事實。本經在前面五陰一科裡，用比喻的方法破除眾生的情執，五陰本空，如果不從比喻當中，確實很難顯發五陰的空義。五陰本空，那世出世間一切法哪一法離開五陰？五陰本空，就說明諸法空義，實在就是將世出世間一切法的真實相給我們揭露了。真相明瞭之後，底下這就是要做功夫，因為明瞭在佛法裡面叫開悟，就是事理的真相明白了，但是悟了還是不行，必須要自己證得這個境界才會有受用。所以悟屬於解門，解了以後要修行，行成證入才能夠達到這境界。修行所謂有八萬四千行門，也就是所謂「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」。但是在這麼多法門裡面，它的原理原則是一個，也是永遠不會變的。在初學方便講到用心之處，首先要修慈悲心，其次要修忍辱，唯有慈悲、忍辱才有資格入門。而在修學的綱領上來講，可以說千經萬論、無量法門無不是叫我們放下，也就是六度裡面所講的布施，布施就是捨、就是放下，這是行門裡面重要的綱領。

上面一段我們講過的六入，六入，佛是藉事假設，發明六入是虛妄的。所以他的辦法是以妄引妄，以此類推明白事實的真相。從這段十二處，乃至後面講的十八界、七大，這是就我們現前見聞的

境界，指示出它就是如來藏性，正所謂塵塵剎剎無不見。我們把《楞嚴》這些理論，要是會入到《華嚴經》裡詳加研究，那就很容易開悟。悟入之後，這些理論與我們現前實際的生活就可以融成一片，這就是大經裡面所講的行成證入的境界，也是佛法裡面常講超凡入聖。可見得佛法不是談玄說妙，而是我們現前能夠得到受用。經文雖然講的十二處，講解的方法是把它歸納，性質相同的歸納在一起，所以文字一共有六段。第一段講眼色處，這是性質相同的，因為眼根所接觸的是色塵，眼識與色塵這是相對而建立。根塵識三，到講十八界的時候還要重複的來說。請看經文：

【阿難。汝且觀此祇陀樹林及諸泉池。於意云何。此等為是色生眼見。眼生色相。】

在這個地方我們要注意到佛跟阿難的對話，這要特別留意，要曉得他對話用意之所在。剛才說過這以下的經文所用的方法都是講眼前的境界，佛說本經是在祇樹給孤獨園講的，講堂外面就是林園，林園裡面有池塘，這都是在講堂從門窗往外面一看能夠見得到的眼前境界。佛舉出這個例子，叫他看看樹林、泉池，由於你見到了，你才曉得這些樹林泉池；也正因為外面有這些境界，才顯示出來眼睛能見。這個事情在我們一個正常的人來說，有的時候還不大能夠體會到這裡頭的意思。我有個朋友，他有一個眼睛失明，只有一個眼睛能見東西，他要是把左面眼睛遮起來，右面眼睛看不到，什麼也看不清。昨天我去看他，他就試了一下，眼睛蒙起來，他告訴我，「我現在眼睛又能看見了」。諸位想想，如果沒有外面的境界，他怎麼曉得他看見、看不見？他遮住一個眼再看外面，外面的境界看到了，看到某某人在此地，就證明他這個眼睛能見。從色相上證明眼睛能見，從眼睛上證明外面的色相存在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眼之於色乃是因緣所生法，而且是互為因緣。到底是眼睛見色，還

是色顯示眼睛，這個問的意思在這個地方，諸位要曉得這個意思，然後你才能夠懂得他討論的宗旨。

下面佛就問他，你的意思怎麼樣？能見的是眼，所見的就是色處，能見的是眼處，我們這裡講十二處，所見的是色處。『此等為是色生眼見』，還是『眼生色相』？佛在此地就提出兩個問題，意思就是說此等是根塵生法，還是色所現而後生起眼見？為什麼？因為離了色處，你就不曉得見處的存在與否，不曉得自己是不是能見？就跟我舉的這個例子，我昨天去看那個朋友，他要是不試驗，他不知道他的眼睛能不能見。眼睛原先前幾天什麼都見不到，而試一試，他眼睛又能見了，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頭很容易體會。我們正常的眼睛，因為一張開眼睛就見到，不大容易體會。所以說眼見要是離外色，見很不容易表示出來，所以說「色生眼見」，這個生就是顯發的意思。由於外面的境界相就顯發，顯示發明了我們的眼能見，能見性的存在，這就是前面這句「為是色生眼見」的意思。

底下這句「為是眼生色相」，「為是」兩個字是貫下去的。底下一句就反過來，還是由於你的眼見而起的色相？因為離了見，色相不可得。這句話不太容易懂，為什麼？譬如，假如我們的眼睛瞎了，一切色相我都見不到，外面色相在不在？在。諸位要曉得，那個在是別人的色相，自己的色相不存在了。這個道理諸位要很冷靜細細的去推敲，假如你有唯識的基礎，我一說你就很容易明瞭。相分是從見分變現出來的，沒有見分哪裡會有相分？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我們在意識裡面會想到，我們自己眼睛壞了，這個色相不能現前，外面境界相在。外面的色相我們叫它做本質相分，是阿賴耶見分所變的。我們此地給你講的眼色處是給你講第六意識，不是給你講阿賴耶識，所以你的眼壞了，你的眼識不起作用。唯識裡面講眼識九緣生，九緣裡面就有根，根壞了當然眼識不生，眼識的相分當然

也不生。雖然眼識與五俱起意識不生，但是你的第七識存在，你的第六識也存在，不過就是這一部分它不起作用。耳能聽，它在耳根上起作用；舌能嘗味，它在舌根上起作用，在眼根上不起作用，就是說第六意識的作用少了一分，但是第七識存在、第八識存在，所以外面本質的相分存在。我們今天不談本質相分，只談眼色處，只談這個地方，這是有範圍的。因此才說出「眼生色相」，是不是眼生色相？還是色相生眼見？佛就給我們提出這麼兩個問題。這兩個問題我剛才略說的，可以說把大概情形都說出來了。

在唯識裡面講，見相兩分就好比蝸牛的兩隻角一樣，伸出來是一隻，縮進去之後都沒有了。古德用這個比喻，比得很好、比得很巧妙，因為見相兩分都是從自證分變現出來的，總而言之，一切浮塵諸幻化相不是真實的相。可是，凡所有相是不是虛妄的？我們在所有相裡面處處執著、處處認真，有幾個人把它看成虛妄？再給諸位說，如果你把它看成虛妄，這不行，這個解決不了問題，為什麼？那是很勉強，你依舊是在第六意識裡頭打妄想，這起不了作用的，必須要你自己真正的證得、證實了，這一切現象是虛妄的。在佛法裡面大體上分有性相二宗，性宗所謂是空宗，像我們中國的天台是空宗，三論是空宗，禪是空宗。從空宗下手固然是很快，所謂是頓悟，但是那要根性利的人才辦得到。中等以上的人可以從有宗下手，像唯識、華嚴都是屬於有宗，從這個地方下手也能夠證得同樣的境界。

我常叫同學們把性相兩宗合起來看，更容易覺悟了。譬如《金剛經》裡面講的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可是我們觀不起來，這四句偈我們會念，我們不會觀，我們會念不會觀。但是你念過唯識就會觀了，「一切有為法」，我們展開《百法明門》，前面九十四種就是有為法，我們才曉得一切

有為法裡包括著心法、色法、心所法、心不相應行法，包括這些東西。這些東西一展開就是宇宙萬有，包括我們自己的身心，我們自己的身心是小宇宙，這個小宇宙跟外面的大宇宙沒有兩樣，完全相同的，正是佛在大經裡面所講的，「芥子納須彌，須彌納芥子」。大宇宙包括我們現前的身體，這就是須彌納芥子；可是我們自己身心裡面，也能夠把整個大宇宙都包括在自己心胸，這是芥子納須彌。大小不二，一多不二，實在是妙絕了，我們才曉得什麼叫做一切有為法。這一切有為法皆是夢幻泡影，為什麼？因為它不是實法，它是幻有不是真有。真的裡面，真的是真性，真性裡面沒有這些東西，但是真性裡面雖然沒有這些東西，並不妨礙這些東西的存在。這些東西雖然是妄有，妄有也不妨礙真性，沒妨礙。

佛在經論裡面常常用病目見空花的比喻，把虛空比作真性，把虛空當中的狂花比作一切有為法。我們想想，狂花在空中礙不礙虛空？不礙虛空。為什麼不礙虛空？因為它是虛妄的。如果它是真實的那就妨礙了，它不是真實的。這就是所謂「妙有不礙真空，真空也不礙妙有」，妙有即是真空，真空即是妙有，《心經》裡面講的，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就是說明事實的真相。所以覺悟了，根本就沒事，得大自在。毛病出在什麼地方？毛病是出在迷，不曉得一切有為法是夢幻泡影，以為這一切法是真實的，於是在這個夢幻泡影的有為法裡面起了取捨得失的妄念，這就愈迷愈深。由於這種迷、執著，造成虛妄不實的六道輪迴，雖然虛妄不實，迷了還真有這個事。給諸位說，不是說真有六道輪迴，迷了有這麼回事情。就好像你作夢一樣，你醒了才曉得這夢是假的，沒這回事情，但是你在作夢的時候，還真有那回事情，不能說沒有夢。夢幻泡影，夢也有、幻也有、泡也有、影也有，雖有，不是真實的。你悟了這個東西不礙事，迷了礙事，礙什麼事？要在這

裡面受無量苦。我們現前問一問，我們的生活苦不苦？每一個人都說我們生活很苦，精神苦悶，物質生活也不能樣樣如意，這個苦從哪裡來的？這個苦就是六道輪迴的現象，是我們自己對於一切有為法的真相迷失了，所以才產生虛妄的幻相。覺悟了就叫佛菩薩，不覺的就叫凡夫。覺悟了，真正是離苦得樂；不覺悟的，那真是苦海無邊，輪迴無盡。佛法的教學就是叫我們勘破迷關，離苦得樂。我們看看底下經文，佛如何來解釋這兩個問題，佛再叫著阿難：

【阿難。若復眼根生色相者。】

這都是假設的，如果說是眼根生色相。

【見空非色。色性應銷。銷則顯發一切都無。色相既無。誰明空質。空亦如是。】

前面這兩句意思是說，假如是你的眼根能夠生出祇陀林外這些色相，這些林木、水池等等；換句話說，眼能夠生色相，色相就屬於眼所生的。我們先要把這個大前提搞清楚。次二句意思是說，你的眼睛要是見到虛空的時候，我們不看外面的花園，我們看虛空，虛空裡面沒有色相；換句話說，那個色相就應該銷滅才對。眼要是不見，色相就沒有了；眼見它，色相就生起來，應該是這個情形才對。如果我們所生的色相銷滅了，能生的見性當然也不存在。為什麼？因為見相兩分是相對而生的。這個如果我們用在眼識對色相，確實是如此。底下四句說，色性既然銷滅了，色相也沒有了，這個時候縱然說你有見，有什麼顯發你的見性？『色相既無，誰明空質』。你現在見到空，誰見到的？空也不能夠自己顯發它的空性，也必須藉色法才能夠明顯。這個意思就說，色相既然沒有了，那個空也不應該有所顯發。末後這一句，『空亦如是』，意思是說，如果說眼可以生空相，你要說眼生空相，以前面這個比例也很難成立。

這一段文字不多，意思看起來好像很淺，實際上相當的深，要

把這個深意很清楚明白的說出來，的確也不是容易事情。因為這裡面確實有很高深的理論、複雜的事相，龍樹菩薩在《中論》裡面給我們說過四句偈，「諸法不自生」，自己不能生自己。「亦不從他生」，自己不能生自己，他能夠生自嗎？他也不能。如果說他能生自，那他是誰生的？我們就要問上帝是誰造的？佛給我們講不從他生。也不是共生，這自他共生也不是，也不是說無因而生的。這個偈子是這麼念的，「諸法不自生，亦不從他生，不共不無因，是故知無生」。我們要是聽了這四句話，也不好懂。如果我們要舉個例子，實際上此地經上就是舉這些例子，不過它這些例子不太好懂，拐彎抹角，牽涉到許多學理，如果我們在佛法上沒有相當的基礎，看不懂；如果在性相兩宗有相當的底子，那一看就明瞭，就沒有問題。我們舉個例子來說，我們眼睛長了毛病，看到虛空當中的空花，或者我們晚上看到燈、點燃的蠟燭上面有個圓影，眼睛長了毛病看到圓影，凡是害過眼病的人都有這個經驗。我們就拿這個圓影來仔細研究，你看看與這四句話相應不相應？那個燈上圓影、空中之花，豈不是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無因生嗎？最後結論告訴你，無生，生即無生。

如果諸位能從這裡一下恍然大悟，悟到十法界依正莊嚴跟空花、圓影完全相同，你就證無生法忍。曉得一切萬法，我們自己的自身、十法界依正莊嚴，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無因生，所以叫一切法不生。一切法既然不生，哪有滅？你要是果然入這個境界，不但六道輪迴沒有了，連界外的變易生死也沒有了，真叫一了百了。到這個時候呈現的是什麼境界？《華嚴經》裡面講的一真法界，淨土裡面講的常寂光淨土。常寂光在哪裡？就是我們眼前。悟了就是常寂光，迷了就是我們現在這痛苦的世界；悟了就是一真，迷了才叫十法界。不是外面境界相有什麼改變，是你迷悟不同，就如



虛空的空花、燈上的圓影，不是空花、圓影有所改變，是你自己迷悟之後感受不相同。諸位要是從這淺顯的事相裡面能夠得到一點消息，《楞嚴經》裡面四科七大的經文就不難懂。不但不難懂，而且句句其味無窮，也就是說你能看出苗頭，這是開經偈裡面講「如來真實義」。再看底下一段，前面是講眼生色塵、色相，這一段再看看是不是色生眼見？

【若復色塵生眼見者。觀空非色。見即銷亡。亡則都無。誰明空色。】

這是假設說，如果我們的見性是因為色相而生的，那我們的見性就屬於色。果然是這種情形的話，佛就說，你眼觀空的時候觀空不是色，所以說『觀空非色』。這個時候你的見性當然也隨色相『銷亡』，因為色能夠『生眼見』，離開色你的眼見也就沒有了。見既然銷亡，那你見空、見色的是什麼？所以佛在此地說，『亡則都無，誰明空色』，到底誰在見？在此地我們應當要曉得，所謂「根塵識三，猶如交蘆」，這是說的有為法。佛在此地，大前提已經給我們道破，所以第一句話我們要特別注意它，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」。本是什麼東西？本體，今天哲學裡面講的本體，眼見的本體、色相的本體。在佛法裡面它不叫本體，叫做本性，能見的是見性，所見的色叫色性，講見性、講色性這是講本體。如果講眼識、講色塵那是有為法，那是如夢幻泡影。夢幻泡影是不錯，如果你要就它的體性上來說，它是真實的。正如同所謂「以金作器」，金是本體，器就好比是眼識與色塵，它是隨緣在那裡變的。你喜歡要個什麼，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什麼，可是它的體不變，體總是金之體。體不變，相隨著在那裡變，相是虛妄的，體是真實的，這個地方叫我們就在妄相上要認識真實之體。

我們要曉得，色不生眼，就是色性不生見性，見性常自寂滅，

清淨寂滅，這個道理在前面十番顯見就說清楚了。但是諸位特別要曉得，這個地方給你講見性，絕不是給你講眼識，或者是五俱起意識。五俱起是什麼東西？將來在《大乘起信論》給諸位說。五種，「俱」是同時起作用，這五種是什麼？阿賴耶的三細相，無明業相、轉相、境界相，轉相就是見分，境界相就是相分，再加上末那識、第六意識，是這五種。我們前面這五識，眼耳鼻舌身，在境界上起作用，這五個統統跟它同時起作用，這叫五俱起意識。我們現在這個地方不是給你講五俱起意識，為什麼？因為五俱起意識是生滅法，那不是本。那個東西確實是色法與心法相對的，一個有，二邊就有；一邊沒有，二邊都沒有了。可是我們講到見性那就不一樣，譬如眼識要九緣生，它是因緣生法；見性是獨立的，它不需要藉任何的因緣，所謂是「迴脫根塵，靈光獨耀」，我們要在這裡面體會到這是真的。

我們眼睛見就是能見，見得清清楚楚，這是見性見；如果在見性見色性這裡面動了一個妄念，這個念頭一動，五俱起意識就生出境緣。譬如我們舉出毛巾，大家見了沒有？見了，這個見是你見性見。見了什麼？見了毛巾，毛巾就是五俱起意識的見。為什麼？落在假名假相裡頭去了，假的。離開五俱起意識，就是禪宗裡面常講的離心意識，五俱起意識就是心意識。你看，阿賴耶的三細相這是心，末那是意，第六意識是識。我們六根在六塵上起作用的時候，如果不用心意識，就是不用五俱起意識，這個時候就是你的真心用事，在我們念佛人講一心用事，一心。五俱起意識一進去之後，那就三心二意，把事實真相攪和，迷惑顛倒。五俱起意識用事的時間是有間斷、斷斷續續的，我們的真心用事是永遠不斷，所以叫常住真心、不生不滅，而且這個心是清淨寂滅，見得真、聽得也真，沒有一樣不真實，這裡頭沒有虛妄。這個地方只要你用的是六根的根

性，外面六塵的塵性，眼見的是色性、耳聞的是聲性。像經文後面觀世音菩薩反聞聞自性，他用聞性聞的是聲性，這叫明心見性，所以見性成佛，外面六塵境界是什麼樣子？也是清淨寂滅相。所以眼也不生色，色的本體、色的本性也是清淨寂滅相。我們讀《仁王經》，《仁王經》裡面講五忍菩薩，最高的位次就是寂滅忍，寂滅忍還在無生忍之上。我們通常講無生忍，就是剛才我用《中觀》四句偈，你果然入了這個境界，諸法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無因生。你要是入這個境界，我們一般講七地菩薩是這個境界。或者我們再說得方便一點，上品的無生忍是九地菩薩，中品是八地菩薩，下品是七地菩薩；換句話說，你最低限度也是七地菩薩。因為寂滅忍，下品的寂滅忍是十地菩薩，中品的寂滅忍是等覺，上品的是如來果地。

到法雲地才證到什麼？看到一切境界相都是清淨寂滅相。我們今天講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，原子彈在空中爆發的時候，十地菩薩看起來是清淨寂滅相，看到這個相不生不滅、清淨寂滅，他看到的是實相。我們看到的是妄相，我們現在不要說寂滅忍沒有，無生也沒見到，我們看現前一切法統是生滅法，哪裡曉得外面境界相是不生不滅的。為什麼我們會看錯？因為我們用的是生滅心，所以你見的就是生滅法。假如你用的是不生不滅的心，你看到外面境界相就是不生不滅的相，真實的，相隨心轉，而不是心隨相轉。相隨心轉，給你說的是真實話，千真萬確的事實；心隨境轉，這個話是方便話，不是真實的，有沒有這個事情？有，這是迷的境界裡頭，不是事實。佛法裡也有所謂「心生法，法生心」，法生心就是心隨法轉，心隨境界轉。所以事實的真相，我們理解。永明延壽大師在《宗鏡錄》裡頭告訴我們說，「心外無有一毫釐法」，這句話說的跟六祖大師在《壇經》裡面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六

祖說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永明大師說「心外無有一毫釐法」，什麼都沒有，一毫一釐都沒有，心外沒有。

可見得這一切法全是心性自己變現出來的。雖然是變現出來的，但是它的真實狀況，佛在經裡給我們說，「各各不相知，各各不相到」。所以說無法可相知、相到，為什麼？這就是說的一，心是一、法也是一。如果有二，二就有相知、就有相到，一裡面找不到相知、相到。一裡面沒有生滅，二才有生滅；一裡頭沒有往來，二才有往來。你們念《心經》，天天念，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，這些話說的就是萬法歸一，唯有一的境界才是這個境界。如果一切法要是二、不是一的話，那《心經》上句句都講不通。如果不是一，《華嚴》裡頭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，它怎麼同法？二沒法子相同，唯有一才相同，所以《華嚴》到最後，證到究竟處叫一真法界。你們特別注意這個一，唯有一是真實的，可見得二就不是真實。